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SERIES OF
CLASSIC OVERSEA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東胡民族考 (下)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中外交通與邊疆史」

「日」白鳥庫吉。著 方壯猷。譯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東胡民族考 (下)

〔日〕白鳥庫吉◎著 方壯猷◎譯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胡民族考／「日」白鳥庫吉著；方壯猷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12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鄭培凱主編)

ISBN 978-7-203-09297-1

I. ①東… II. ①白… ②方… III. ①胡(古族名)
—民族歷史—中國 IV. ①K28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25900號

東胡民族考

叢刊主編 鄭培凱

著者 「日」白鳥庫吉

譯者 方壯猷

責任編輯 張潔

出版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編 030012

發行營銷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傳真)

天貓官網 <http://sxrmcbs.tmall.com> 0351-4922159(電話)

E-mail sxskcb@163.com 發行部

sxskcb@126.com 總編室

網址 www.sxskcb.com

經銷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700mm×970mm 1/16

印張 19.75

字數 197千字

印數 1—2000冊

版次 2015年12月 第一版

印次 2015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203-09297-1

定價 59.00圓(上、下)

目錄

上編

東胡考.....一

烏桓鮮卑考.....一九

慕容氏考.....五七

宇文氏考.....七九

吐谷渾氏考.....八九

乞伏氏考.....一〇九

秃髮氏考.....一一五

托跋氏考.....一二七

下編

地豆子及霽.....一

失章考

羯胡考

蠕蠕考

庫莫奚

二五

五七

六五

八五

東胡民族考

地豆于及霫考

地豆于之名，始見於後魏之時。就其方位言之，則魏書（卷一百）地豆于傳但云：

「地豆于國在失韋西」

又同書烏洛侯傳云：

「烏洛侯國在地豆于之北」

而關於其四境所至，則未有詳明之記載。魏書所記之烏洛侯國，至隋唐二書，皆已視爲室韋之一部落，作烏羅護或烏羅渾。其住地在嫩江流域，而失韋之本地則在Ngva河之下流域，具見下文失韋考，茲不贅述。魏書謂地豆于在失韋之西，蓋當作在失韋西南解。又北史（卷九十四）奚國傳云：

「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于抄掠，詔書切責之。」

案奚國之地，包有西刺木倫、老哈木倫及灤河之上流域；是則據此奚國以北之地豆于之方位，不難察知矣。又北史

契丹傳云：

「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懼其侵軼，其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入內附，止於白狼水。」

是則地豆于之地，介在蠕蠕與高句麗之間，可以推知矣。就以上所列舉之零碎記事而綜合之，則地豆于之境域，北界當以陶爾河與烏洛侯國相接，南界當以西刺木倫與奚契丹相連，東隔沙陀與高句麗之屬地扶餘（即今長春農安等地）相臨，西界以興安嶺與蠕蠕接壤，可以推知也。

地豆于之名，北魏以後即不復見於史籍；至唐代乃有所謂靺鞨或白靺鞨之一民族據於其地。舊唐書（卷一九九）靺鞨傳云：

「靺鞨，匈奴之別種也。居於潢水北，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環繞其境。」

又舊唐書奚傳云：

「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距白狼河，北至靺鞨；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

據此，則靺鞨國四境所至，北接烏羅渾，南接奚契丹，西接突厥；東境所至雖無明文，然就當時大勢推之，當係沙陀。則其境域與魏書所記地豆于之境域，殆全相吻合也。

然新唐書（卷二一七）回鶻傳白靺鞨條云：

『白靺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避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陁山。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袤二千里。……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失（即奧失），曰潢水。』

據此，則白靺國之境域，與舊唐書所記靺國之境域，頗有不契合之處。然細考新唐書之文，即可發見其編者之知識頗有缺欠明瞭之處；記事紛紜，有條理矛盾之嫌；故有予以嚴密批評之必要。據新唐書所記白靺國之根據在奧支水及冷陁山附近；然則此奧支水與冷陁山果可求之於何處耶？

關於冷陁山之方位，據舊唐書（卷一九九）契丹傳云：

『契丹居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南至營州，北至室韋。冷陁山在其國南，與奚國西山相崎；地方二千里。』

又新唐書（卷二一九）契丹傳云：

『阻冷陁山以自固。』

又同書奚國傳云：

『其國西抵大洛泊，距回鶻牙三千里。多依土護真水，其馬善登，其羊黑。盛夏必徙冷陁山，山直嬀州西北。』

又讀史方輿紀要直隸篇云：

『冷喇在福餘衛境，一作冷陁，亦曰冷靺。志云，在潢水之南，黃龍府北，奚契丹依阻此自固。』

又同書（紀要）契丹條云：

『其地南挖黃龍，北帶黃水，冷陁屏右，遼河塹左。』

綜合此等記事而對照考之，則冷陁山爲奚與契丹畫分界線之山脈，屹立於老哈河之東方，與綿亙於此河以西之奚西山相對立，甚爲明白也。

關於奧支水之方位，據方輿紀要土護真水條云：

『奧支水出冷陁山南，下流入於黃河。』

據唐書（卷二一九）奚國傳載奚國五部之中有奧失部，五代史（卷七四）奚國傳所載，則作奧質部，此奧失與質皆與奧支爲同名之異譯，甚爲明白；此部落蓋因居近奧支水而得名也。若新唐書所記爲事實，則唐代之白霫，乃奚國五部落中之奧失部也。又方輿紀要（卷十八）霫條云：

『霫亦東部胡種，一名白霫。唐貞觀四年突厥亡，奚霫室韋等皆內附；二十八年以白霫部爲居延州。五代史云：霫與突厥同俗，保冷陁山奧支水，後爲奚契丹所侵，益徙而北，女真以其地置霫部。』

若如上文所云，則白霫原據冷陁山南之奧支水，因不堪奚契丹之壓迫，而移徙於較北方者也。奧支水果係今之何水，雖無由知，然就其發源於冷陁山南，及其下流入黃水之文考之，似當爲老哈河之上流或其支流矣。

然老哈河流域，原爲奚民族之根據地；白霫若非奚國之一部，何能在老哈河流域發展其勢力耶？據舊唐書之

文，霫國本居於潢水之北；而未嘗言其居於南。而新唐書所記白霫之境域：『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圖表二千里；』而亦未嘗記其南境所至。然若當時白霫之領土包有老哈河流域，則其國之圓表豈止二千里耶？又據新唐書，謂白霫原與同羅、僕骨相接，因避薛延陀而東遷，保冷陁山與支水；是則白霫原非東胡種而爲突厥種矣。乃新唐書（卷一四二）回鶻傳云：

『回鶻，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輪車，元魏時亦號高車，或曰勑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契苾那，都播，骨利幹，多覽葛，僕谷，拔野古，同羅，思結，阿跌，白霫凡十五部，皆散處磧北。』

案上文，又以白霫爲鐵勒十五部之一種也。又同傳薛延陀條云：

『西突厥處羅可汗之殺鐵勒諸酋也，其下往往相率叛去，推契苾哥楞爲易莫真莫賀可汗，據貪汗山，奉薛延陀。汗乙失鉢爲野咥可汗，保燕末山；而突厥射匱可汗復強，二部黜可汗號，往臣之。回鶻，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如畢可汗，乙失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

據上文，則白霫與同羅、僕骨等同爲游牧於鬱督軍山之一部落，甚爲明確。鬱督軍山，亦作烏德健山；其方位，據新唐書地理志云：

『又別道自鵠鵠泉北經公主城，眉間城，恒羅思山，赤崖鹽泊，渾義河，爐門山，木燭嶺，千五百里，亦至回鶻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健山，南依盟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北岸有富貴城。』

此烏德健山，即突厥闕特勤碑文所載 utikan 之對音也。又唐書地理志之唃昆河，即今 Orkhon 河；其仙娥河即今 Selenga 河；西人已考定之矣。烏德健山既位於回鶻牙帳之西，是回鶻牙帳所在之地如得考定，則烏德健山之方位亦可得而推知矣。回鶻牙帳之所在，爲今 Kara Balgasun 地方，此丹麥學者 Thomsen 氏所首倡（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52）那珂通世博士於其名著成吉思汗實錄（卷十二）辨之云：

『鄂兒歡河盆地稱喀喇科嚕木者有二處。一曰回紇之喀喇科嚕木，在鄂兒歡河之左岸（西岸），即回紇苾伽可汗之宮城遺址，今之喀喇巴勒噶縣是也。』

Thomsen 氏考定突厥碑文之 utikan 山爲今杭愛山（Hangai）或南阿爾泰山（Altai）之東部。然回鶻牙帳所在，據唐書地理志，明謂『東有平野，西據烏德健山，南依唃昆水』。又唐書回鶻傳謂『徙牙烏德健山唃昆河之間』。可見牙帳所在必距烏德健山不遠。德國夏德（Hirth）氏考定唐之烏德健山，即元之和林山（Kara Kokorun）。關於和林山之方位，那珂通世博士之成吉思汗實錄一書曾歷引東西學者之記錄以考定之，不必贅述矣。中國人翻譯外國語言，於外國名稱之以母音始者，往往略而不譯，故於突厥文之 utikan 山，除譯爲鬱督軍山，烏德健山以外，尚有譯爲都斤山者。周書（卷五十）突厥傳云：

『雖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恆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

又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云：

一號沙鉢略可汗，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樂水，稱第二可汗。

又新唐書（卷二一五）突厥傳云：

『可汗建庭都斤山；』

皆其徵也。此都斤山，卽 *ütükän* 省去首音而爲 *ütükän* 之對音也。烏德健都斤之名，皆以突厥時代始見於史籍，其以前尙有其他譯名否？耶余以爲漢書匈奴傳之兜銜山亦與都斤同爲 *ütükän* 之略譯也。則此山名之爲中國人所知，已遠在漢時矣。漢書匈奴傳云：

『其年（征和二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那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此兜銜山果與都斤山爲同名異譯否雖不明知，然匈奴傳云：『虎牙將軍出五原塞八百餘里至余吾水上郡止兵不進；』此余吾水既係指今鄂爾多斯（Ordos）以北沙漠八百餘里之地之一水名，則其爲指今 *Ongin* 河而言，可以想見矣。而位於此河以北六七百里處之兜銜山之方位，漢書雖未明記，然就漢軍北進之策戰形勢，亦得推定之。故此兜銜山以 *Kara Balgasun* 附近之烏德健山考定之，當非謬也。據 *Rashid-eddin* 氏所著之 *Tarikh-i Ghazânî* 一書，謂 *Uigur* 之住地有十河，其一名 *utikan*（*Radtloff: Kudatku Bilik*, p. 26;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I, p. 259; Thomsen: 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52-3); 想此 *utükän* 水之名, 亦即 *ütükän* 之轉訛, 蓋因此水發源於 *ütükän* 山而得名者也。若就此 *ütükän* 之名義言之, 則 Radloff 氏以爲係 Uigur 語, 謂選擇曰 *äün* 之轉訛, 而 Thomsen 氏則以爲係 Kazan-Tatar 語, 謂說曰 *ütükin*, Sagai 語曰 *ötün* 之轉訛 (Inscription de l'Orkhon, p. 152) 又今土耳其語族中之 *Ügatai* 語謂過日子, 過生活等義曰 *ötükän* (Radloff: Versuch, p. 1268)。按回紇既爲突厥種, 故以突厥語解釋之, 雖亦頗爲得當; 然在此民族之佔 Orkhon 河流域以前, 尙有屬於蒙古種之匈奴蠕蠕等族曾據於此地。故上述匈奴傳所載之兜銜山, 若爲 *ütükän* 之略譯, 則此名稱亦不妨以今蒙古語解釋之。案蒙古語族中之 *Dakhur* 語謂小曰 *uüken*, *itsiken*, *uükhin*, *isiken* (Iwanowski: Mandjurica, p. 65), 是則 *ütükän* 亦可視爲上述諸語之同語也。

上述烏德健山鬱督軍山都斤山, 兜銜山等皆 *ütükän* 之譯名, 若爲不誤, 而白靄與同羅僕骨等族原皆游牧此山之附近; 則此民族之去 Orkhon 河流域而徙移於鮮卑故地, 殆專因避薛延陀之壓迫而然也。茲所欲考察者, 卽白靄之東遷, 果在何時耶? 唐書未嘗明記其年歲, 故非從薛延陀之勢力消長方面推測之, 別無他途。隋書 (卷八四) 鐵勒傳云:『金山西南有薛延陀, 咥勒兒, 十槃達, 契等一萬餘兵。』此可見隋代之薛延陀, 尙據在金山 (Altai 山) 之西南。至薛延陀之漸因強大, 去金山而東徙於鬱督軍山附近, 蓋在唐太宗貞觀三年眞珠可汗夷男之時。唐

書（卷二一七）回鶻傳云：

『回鶻，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靺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姓多叛頡利歸之者，共推爲主，夷男不敢當。明年，太宗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繞路齎詔書鼓譟，冊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夷男已受命，遣使謝歸方物，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七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漠，北俱輪水。地大衆附，於是回紇等諸部莫不伏屬。』

由上文可見薛延陀主夷男乘突厥頡利可汗之衰亡，漠北陷於混亂，乃得機會東徙而樹牙帳於都尉捷（鬱督軍山），獨樂水之南，其勢始益猖獗。太宗恐釀成後患，乃於貞觀十五年立李思摩爲可汗，置之漠南，俾開王庭，以爲暗中對抗漠北眞珠可汗之計。眞珠可汗心惡之，適太宗有事於泰山，乃乘京師空虛，遣其子大度設擊襲思摩，思摩走朔州。上奏其狀，且乞援兵；於是太宗命營州都督張儉率部曲及奚靺契丹兵赴援。太度設與戰大敗，由是薛延陀之勢頓衰，大不如昔。至吐摩支之時，遂亡；是蓋貞觀二十年之事，上距貞觀三年眞珠可汗卽位之時不過十八年而已。若薛延陀白靺二國之事實，果如唐書所記，則白靺避薛延陀之壓迫而東徙於鮮卑故地，亦必在此十八年之中也。

然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云：

『是歲（仁壽元年），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勒所敗；步伽尋亦大亂。奚靺五部內徙，步伽奔吐谷渾，啟民遂

有其衆，歲遣朝貢。」

此文以奚霫五部連書，於隋仁壽元年已內徙；是則霫國之居鮮卑故地，乃在薛延陀未盛之前矣。又上述貞觀十五年營州都督張儉所率以驅逐薛延陀大度設之外國兵中之以奚霫契丹連舉；此霫國當係隋書之霫，自隋時即已與奚契丹接隣，據於西喇木倫之民族；似未可與當時據於鬱督軍山之白霫同視爲一國。且此霫國亦不似由鬱督軍山東遷者。果然，則隋書及舊唐書所記之霫國與新唐書所記之白霫當係別種，不可混同視之矣。是以舊唐書記霫國之住地與魏書所記地豆于之住地同，而未嘗云由鬱督軍山遷來也。又舊唐書回紇傳記太宗貞觀二十年設置六府七州於回紇之地，以白霫爲真顏州，亦與據鮮卑故地之霫國相區別也。據唐書回紇傳之言，則白霫明爲突厥種，而隋書舊唐書所記之霫國，則似係東胡之苗裔，當屬蒙古種。諸書於記此霫國之名，常與奚國連書，其意可推。隋書以「奚霫五部」連書，舊唐書以「奚霫契丹」並稱，已如上述；此外如新唐書回鶻傳拔野古條云：

「貞觀三年與同羅僕骨奚霫同入朝。」

又五代史（卷七四）奚傳云：

「契丹阿保機強盛，室韋奚霫皆服屬。」

又遼史太祖記云：

「丙申，上親征西部，奚阻險，叛服不常，數招諭弗聽，是役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亦平之。於是盡有「奚

「霫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籍。」

又同紀贊云：

「德祖之弟述瀾，北征于厥室韋，南略定「奚霫」，始與版築，置城邑。」

凡上述諸例，皆以奚霫連稱，殆視爲同一民族矣。霫與奚之俱屬蒙古種，卽此亦可推知。又古來此霫國所據之地爲東胡民族之住地，初未嘗被突厥民族佔領；又此霫國隣接之民族如奚契丹室韋等，皆蒙古種之東胡民族。杜佑通典（卷二百）霫國條云：

「霫，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隣，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於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大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通典（卷一九九）白霫條則云：

「白霫在拔野古東，勝兵三千人，其渠帥各牽所部歸附，列地爲州，卽其酋長爲刺史；自鞠國以下諸國並貞觀二十一年通。」

此可見唐代之杜佑已能區別霫國與白霫爲二矣。如上所述，新唐書以前諸書之於霫與白霫，皆視爲二國；獨新唐書乃混同爲一國，甚可怪也。想新唐書編者因拘泥於霫與白霫名號之相同，而誤認爲一種，故爲白霫立傳之時誤將諸書記霫國事跡者皆取而混雜之於傳中。其文大抵雜襲諸書，故觀其內容，卽可知某句抄自某書，茲分別指出

之如此

1. 『居鮮卑故地，』襲通典 靺鞨傳『亦鮮卑故地。』
2. 『與同羅僕骨接，』襲同書 回鶻傳『同羅僕骨白靺鞨在鬱督軍山者。』
3. 『北烏羅渾……地圓袤二千里，』襲舊唐書『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
4. 『東靺鞨西北拔野古，』襲通典 靺鞨傳『與靺鞨隣』

又通典 白靺鞨傳『在拔野古東。』

惟『保與支水冷陁山』一句，不能指摘其原來出處，恐亦不免係誤解奚契丹之記事而編入白靺鞨者也。新唐書之編者既陷於如此謬誤之地，故其記白靺鞨四境之際，於東西北三方皆能舉其國名，獨於其南界未能舉出國名，遂陷於窮地。然舊唐書 靺鞨傳明謂『南至契丹』其文本可從，但因新書編者既誤以位於奚與契丹間之奧支水與冷陁山爲白靺鞨之根據地，故遂陷於不能從舊唐書『南至契丹』之文之苦境，而不得不缺南方一國不記矣。如此分析新唐書之文，則新書誤將東方之靺鞨與突厥種之白靺鞨混爲一國之跡，歷歷可見；後世學者不悟其非，遂亦誤呼東方之靺鞨爲白靺鞨而不怪。例如元代至元二十四年所撰之玉京觀池產珎詠碑記稱『白靺鞨 李察撰，白靺鞨 張洪禮書冊』者，亦明係新唐書 白靺鞨傳之文所欺，誤認東方之靺鞨爲突厥種之白靺鞨者也。

靺鞨國之住地，與魏代地豆于國之住地相當，已如前述；今茲所需考究者，即靺鞨國果與地豆于爲同一民族與否